



龙宫探宝

科学童话

科学童话



树 森 向 红

LONG GONG TAN BAO

龙 宫 探 宝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龙 宫 探 宝
树 森 向 红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40 印张:2.5 字数:38千 插页:2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18089·22 每册:0.25元

目 录

院子里的悄悄话	(1)
小土粒遇险记	(6)
植物报矿员	(14)
小蝴蝶捉迷藏	(18)
小不点闯祸	(22)
谁的鼻子好	(29)
他们怎样过冬	(35)
天空的画	(40)
龙宫探宝	(45)
朋友之间	(54)
淘气的孩子	(60)
本子里的奇迹	(64)
蜜蜂照相	(71)
伪善的朋友	(85)
丢掉的生日	(90)

院子里的悄悄话

懂事的孩子都知道自己的年龄。

树和人一样，也知道自己的年龄，他们心里有数，只是不愿意随便说罢了。这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植物学家，或者问问你的爸爸、妈妈也行。

一个细心的人，一定听说过树说话。当夜深人静，微风轻轻吹来的时候，树就悄悄地说起话来。你相信吗？我是相信的。

我们院里的老槐树和小槐树就常常悄悄地说话。小槐树象所有聪明的孩子那样爱提问题。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微风轻拂着，小槐树晃动着脑袋，轻轻地问：“槐树爷爷，您多大年岁了？”

老槐树沙沙地说：“我今年一百五十岁了。”

“一百五十岁，您记错了吧？”小槐树有点不

相信。

“傻孩子，我可不会记错。”老槐树回答说，“我的记性可好了，我虽然不会写字，但是每长一岁，就画一个圈，再长一岁，就在原来的圈外再画一个圈，这是真的。人们把我画的圈叫年轮，连书上都是这样写的。”

风停了，树停止说话了，他们好象在仔细地观察是不是有人偷听似的。当他们觉得确实没有人偷听的时候，又说开了。

一阵微风吹来，小槐树又问了：“槐树爷爷，您的头发为什么南面多北面少呢？”

老槐树笑笑说：“这是因为南面见阳光多，树叶就长得茂盛；北面见阳光少，树叶也就稀少。所以，人们在野外迷失方向的时候，一看我的头，就知道哪是南，哪是北了。孩子，人们把我的头叫树冠，你懂吗？”

小槐树点点头：“我懂。真有意思，这简直是一个指南针了。爷爷我长大也会这样吗？”

“会，你长大也会这样。不过，现在人们老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给我们修剪枝叶。经过他们的修剪，模样变了，就不能指示方向了。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的年轮也是个准确的指南针，年轮稀疏的一面是南，年轮密集的一面就是北了。”小槐树听得出神了：“我真不知道年轮可以指出方向。爷爷，我有年轮吗？”



老槐树说：“有啊！你也有年轮，不过你的年轮只有七圈，因为你才七岁。”

小槐树又问：“槐树爷爷，您这么大年岁，过去的事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就连这一百五十年里，哪年干

旱，哪年多雨，哪年冷，哪年暖，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科学家要研究历史上的气候情况，是要来问我的。”

“噢，科学家不是可以根据气象资料来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吗，干吗要问您呢？”小槐树不明白了。

老槐树自豪地说：“我们国家有气象记录时间不长，在这以前的气候情况，他们就要问我了。”

“噢，原来是这样。那您是怎样记录每年的气候呢？”小槐树好奇地追问。

老槐树向四周看了一眼，神秘地说：“这是一个秘密，我们是靠年轮的宽窄变化记录气候的。你知道吗？温暖多雨的年份，年轮就长得宽，干旱低温的年份，年轮就长得窄。”

小槐树疑惑地问：“爷爷，这样记得准吗？”

“准，这是经过科学家研究证实了的。科学家把多年的气象资料和这些年我们年轮的宽窄对照分析，根据分析，从年轮宽窄的变化上，就可以知

道没有气象记录时期的气候情况了。”

小槐树高兴地说：“没想到年轮 还 这 么 有 用 哩！”

不知道是风停了，还是发现有人偷听，老槐树和小槐树就停止了说话。院子里静悄悄的，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小土粒遇险记

北岗上住着土壤妈妈和她的孩子小土粒。松树爷爷是他们的邻居。

除了松树爷爷，北岗上什么也没有了。小土粒向四周望去，地上一片黄，感到很烦闷。有一天，他对妈妈说：“咱们北岗这样荒凉，我闷极了。您带我上别处去玩玩吧。”

妈妈说：“过几天，咱们这里就要种树了。种了树，长了草，这里就会变得山青水秀，变得美丽起来。”

松树爷爷听到母子俩的谈话，插嘴说：“小土粒，北岗现在的确很荒凉，从前可不是这个样。记得我小时候，到处是一片绿，郁郁葱葱的。梅花鹿，山羊，野兔，在我身旁窜来窜去，还有小松鼠

呐。鸟儿停在我身上歌唱，蟋蟀在我脚下弹琴。岗下绿茸茸的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

“后来怎么变了呢？”小土粒急忙问。

土妈妈叹了口气，伤心地说：“后来，官府派人把松树爷爷的老一辈都砍下来扛走了。地主雇人烧掉了野草，说是要开荒种地。从此，我们失去了最忠实的保护者。风雨变得凶残起来，蛮横地夺去了我的营养，抢走了我的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就越来越消瘦了。”

松树爷爷叹息说：“是呀！天灾总是跟着人祸来的呀！……”

松树爷爷还想说下去，突然狂风大作，一声霹雳，暴雨象瓢泼似地冲下来。

暴雨一边跑一边喊：“小土粒，快来！跟我游山玩水去！”

小土粒有些害怕，伸出小手，揪住了妈妈的衣襟。暴雨冲过来，恶狠狠地把他们母子俩分开。小

土粒挣扎着，想回到妈妈身边，但是他哪里是暴雨的对手，晃了几晃，就被暴雨拖走了。土妈妈望着小土粒越去越远，无可奈何；松树爷爷只是叹息着，他也无能为力。

暴雨冲刷着地面，汇成一股一股流水，挟带着许许多多小土粒的弟兄们，在山沟里东奔西突。

小土粒跑累了，气喘吁吁地问道：“暴雨，你说带我游山玩水，怎么老在山沟里转？”

暴雨瞪了小土粒一眼，狠狠地说：“以后不准再叫我暴雨，要叫我山洪！跟我走，别罗嗦！”

小土粒想：他干嘛要改名字呢？他要带我到哪儿去呢？小土粒越想越怕，就央求着说：“山洪，我不去游山玩水了，我要回家找妈妈。”

山洪暴躁地说：“快走，你这个小傻瓜，现在由不得你了。”

小土粒知道受骗了。他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流出来。他多想妈妈呀，多么想松树爷爷呀！

山洪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夺路而下。一路



上，他拔掉庄稼，推倒小树，冲垮堤堰。他裹胁了无数象小土粒一样的孩子，越来越猛，不可一世。

山洪流到了河床里，他更加疯狂了。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水库，就声嘶力竭地嚷

道：“小土粒，以后不准再叫我山洪，要叫我洪水，知道吗！你们只要跟我冲垮前边这个大坝，游历世界的理想就实现了。快冲啊！”

洪水推着小土粒们，用尽全身力气冲过去。水库高大的拦河坝却象一道水上长城，巍峨挺立。

洪水进了水库，就被捆住了手脚，有劲使不出来，在水库里转了几转，无计可施了。小土粒看了暗暗高兴。

洪水的威风被煞住了，但是他不甘心失败。他

冷笑一声，想出一条毒计：我要用这群小土粒把水库填满，让人们知道我洪水的厉害。

小土粒在水库停了下来，渐渐沉到库底，和别的小土粒一起，积了厚厚的一层。小土粒想：这怎么行呢，我得想办法逃走。他看见大坝下边有一个口子，还没等他看清楚，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了过去，又从大坝的另一面冲了出去。小土粒回头一看，原来他穿过了水库的冲沙闸，水库里的泥沙都从这里冲出来。这样一来，水库就不会被泥沙堵塞了。

小土粒摆脱了洪水的控制，如今自由自在了。他想赶快回家去看妈妈，可是怎么走呢？大河边上一条通向苗圃的水渠，小土粒顺着水渠来到了苗圃里。忽然，他听见两棵小杨树在谈话，一棵小杨树说：“听说咱们就要到北岗去造林了。不知北岗什么样？”

小土粒一听说北岗，就抢着说：“我就是从北岗来的。那里有我妈妈，还有松树爷爷，再没别的

了。如果你们要到北岗去，就把我也带去吧。”

这时候，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小杨树说：“来人了，小土粒，快到我身边来吧。”

工人们把一棵棵小杨树起出来，装上了汽车。小土粒和那棵小杨树紧紧地搂在一起，也坐上了去北岗的汽车。

北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这么多汽车，这么多人，这么多小树苗。土妈妈可忙坏了，松树爷爷也忙着招待客人。说也巧，小土粒和那棵小杨树正好种在了老松树身旁。为了不影响妈妈和松树爷爷的工作，小土粒没有叫妈妈，也没有喊松树爷爷。

直到夜深人静，小土粒才从小杨树后面探出头来，兴奋地叫了声：“妈妈，松树爷爷。”

土妈妈一把拉过小土粒，紧紧地搂在怀里疼爱地说：“我的宝贝，你可把妈妈急坏了。”

老松树也说：“都怪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如今造了林，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小杨树们看着这激动的情景，恨不得一下长

大。

冬去春来，又一个夏天到了。小杨树们长得又高又大，成了一片树林。林间长满了青草，开着小花，北岗又变得美丽了。

一天突然狂风大作，一声霹雷，暴雨又象瓢泼似地冲下来。暴雨一边跑一边喊：“小土粒，快跟我游山玩水去！”

土妈妈、松树爷爷和小土粒听到这声音，都有点担心。

小杨树们正渴得难受，看见暴雨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满有信心地对小土粒说：“不要怕，我们一定能战胜暴雨，保护好你和你的妈妈。”

暴雨看到小杨树不把他当回事，就恼羞成怒，用尽全身力气向小土粒扑过来，可是被小杨树挡住了。暴雨不甘心，打了一个转儿，又向小土粒冲过来，这回却被地面上的小草挡住了。

暴雨的花招用尽了，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无计可施了。

小杨树们喝饱了雨水，更加郁郁葱葱。他们根更深，叶更茂，树干更壮了，就象一把大伞，保护着土壤妈妈和小土粒。